

伊朗介入敘利亞內戰之研究——地緣政治戰略的觀點

助理教授 胡敏遠

提 要

- 一、伊朗位居歐亞非三大洲的交通要衝，是各種政治利益交匯之地，對任何大國欲謀求中東之利，必須優先考慮與處理該重要地域。
- 二、伊朗介入敘國內戰的戰略考量有三：首先，運用代理人戰爭阻止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與美國的連結；其次，維持俄羅斯與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權力平衡，有利伊朗地緣政治的拓展；最後，可降低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 三、美國對中東地區的政治操作仍然運用「離岸平衡者」策略；扶植以色列與沙國成為美國的代理人，藉此打壓伊朗核武發展與遏止伊朗的勢力擴張。
- 四、俄、伊之間雖仍有競爭的矛盾關係，但為了「反美」之目的，俄、伊的合作力度仍大於競爭關係。尤其，敘利亞與伊朗的聯盟關係勢必持續影響中東地緣戰略格局的變化，甚至影響著美、中、俄等大國的權力變化。

關鍵詞：伊朗、俄羅斯、敘利亞內戰、地緣政治戰略、代理人戰爭

前 言

敘利亞內戰自2011年爆發以來，美、俄、伊朗、土耳其及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紛紛介入，各方勢力圍繞著一個關鍵問題，敘利亞政府領導人巴沙爾·阿塞德(Bashar Hafez al-Assad)(以下簡稱阿薩德)存留問題，且各方的意見始終未能達成共識。¹外部勢力介入敘國內戰大致又可分為三派：第一組為歐美及中東地區的遜尼派國家集團；第二組是以伊

朗為首的什葉派國家組織；第三組是意圖擴張中東地緣勢力的俄羅斯等其他國家。三派勢力雖各有不同的政治目標，但以地緣政治觀點來看，三方都想藉由敘利亞戰爭作為壓制另一方力量的槓桿，進而擴大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2019年3月，介入敘國的外部勢力與敘國政府軍共同合作消滅了共同的敵人-「伊斯蘭國」後，²美國在中東地區逐漸採取「戰略收縮」策略，俄羅斯則採取「戰略擴張」作

1 方堃，〈從敘利亞危機看俄羅斯與伊朗的複雜關係〉，《吉寧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2019年5月，頁52。

2 〈伊斯蘭國被殲滅中東仍無法獲得和平〉，《Newtalk》，2019年3月23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3-23/224070>〉。

為。³相較於伊朗，必須面對美國(含沙烏地阿拉伯)的軍事威脅與經濟封鎖，又須預防俄羅斯在中東地區勢力的擴張，俄、伊之間處在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伊朗如何在列強地緣政治戰略的博弈中獲得發展，實具有重大挑戰。

從中東地緣戰略的觀點來看，伊朗作為中東地區的大國，依據史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邊緣地帶論"(Theory of Rimland)，伊朗為邊緣地帶論的核心國家；居於世界海、陸交匯與能源輸出的樞紐位置。⁴又因伊朗具有扼控荷姆茲海峽的地利之勢，其戰略的重要性乃不爭之事實。所以，伊朗介入敘利亞戰爭的緣由非常複雜，有著其與敘利亞歷史情感的因素；有著伊斯蘭宗教派系衝突的原因；有著伊朗本身能源地緣政治的利益維護等因素，當然也包括了伊朗與美、俄、沙烏地阿拉伯(以下簡稱沙國)的大國競爭關係。上述地緣戰略與伊朗的對外關係，遂成本文的問題意識。據此，伊朗介入敘利亞內戰的地緣政治因素的原因；伊朗在敘國戰爭中的策略與目的；伊朗未來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前景，構成本文的研究目的。

敘利亞內戰的發展與伊朗介入敘國內政的緣由

敘利亞內戰已超過10年之久，戰爭雖在2019年底大致結束，但因敘國北部地區的伊德利卜省仍有反叛敘國政府的民兵組織(以下簡稱叛軍)及「伊斯蘭國」殘餘勢力尚未底定，加上敘北地區與土耳其南部相連地帶的兩國庫德族「欲求獨立」的問題，使得敘北的軍事爭端仍為俄羅斯、土耳其、伊朗等國家權力競逐的場域。因此，敘利亞國內的政治與軍事動亂仍處在內戰狀態。

一、敘利亞的地緣政治因素

中東地區作為五海(裏海、地中海、黑海、紅海、阿拉伯海)、三洲(亞洲、歐洲、非洲)的交匯之地，在世界地理、交通和戰略方面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敘利亞又緊鄰地中海，更是連接五海三洲的樞紐，被視為中東地區的心臟地帶。⁵敘利亞因位於亞洲大陸西部邊緣，北與土耳其接壤，東同伊拉克交界，南與約旦毗連，西南與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為鄰，其中又與賽普勒斯隔地中海相望。敘利亞在中東地區的地緣戰略之所以重要，主因它是沙國、伊朗、卡達等中東地區生產油、天然氣國家，對外輸出油、汽管路的必經之地。⁶在能源作為利益的強國競爭下，敘利亞的能源地緣政治意義顯得格外重要，因為天然氣運輸的特殊性，全球將近70%天然氣的國際貿易主要依靠管道輸運。⁷敘利亞因

3 王晉，〈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收縮與以色列的應對〉，《當代世界》，2020年第2期，2020年3月，頁27-30。

4 趙文衡，〈變動中全球能源市場與新地緣政治〉，《台灣經濟研究院》，2017年9月8日，〈file:///C:/Users/warc100005/Downloads/201798123537.pdf〉，頁9-10。

5 " 'The Five Sea' Is the Vision of President Assad Terrified the West," Syrian Fact, February, 4, 2018, 〈<https://tinyurl.com/y8gbqsbv>〉。

6 〈普京石油聖戰敘利亞只是幌子〉，《新浪財經網》，2015年10月9日，〈<http://www.inance.sina.cn>〉。

而成為波斯灣地區天然氣以管道運輸，進入歐洲的關鍵通道。

敘利亞除了作為中東能源大國輸出的必經之地，敘利亞還可以作為歐盟國家進入阿拉伯世界和西亞市場的切入點。例如2004年敘國總統阿薩德提出了名為「四海戰略」(Four Seas Strategy)的初步構想，該戰略旨在利用敘利亞獨特的地理優勢，將敘國打造為區域能源、貿易和交通網路的樞紐，以提振敘國經濟並重塑其在中東地區的政治地位。⁸又如2011年7月(敘國內戰爆發前)，伊朗、伊拉克、敘利亞三國提出一項新的天然氣管道項目，即將伊朗南部帕爾斯氣田(South Pars)的天然氣輸送至伊拉克、敘利亞和黎巴嫩，並在條件成熟後進一步建構海底輸管道，運送至歐洲。⁹然而，敘國國內及周邊形勢不斷地受到國際恐怖組織的威脅，加上敘國內戰的爆發，地區動盪不安，敘利亞內部衝突又成為各大國角力的舞台，讓「四海戰略」胎死腹中。但從上述分析可見，敘利亞戰爭的緣起與發展，實與中東地區能源地緣政治因素，息息相關。

二、敘利亞內戰的緣起與發展

(一)敘國內部宗教派系的矛盾

敘利亞是一個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穆斯林人口大約占總人口的90%，其中遜尼派占總人口約74%。¹⁰另外，13%為什葉派阿拉伯人(阿拉維派占11-12%，其他為德魯茲派和伊斯瑪儀派)，8%為庫德人及其他少數民族。¹¹敘利亞是一個多民族且宗教派系處於嚴重分歧性的國家，即使是占絕對多數的遜尼派教徒，其內部又有世俗化程度不同與教派(派系)不同的分別。長期以來，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權力分配即處在不公平的狀態，所以敘國發生動亂的根本原因，源於派系的衝突問題。¹²尤其，敘國遜尼派雖為主要教派且占多數人口，但在政治上卻位居被統治者，而什葉派卻是少數派的核心統治群。敘國國內遜尼派與什葉派的派系鬥爭，牽連著整個中東地區伊斯蘭教派的派系紛爭。中東國家中大多為遜尼派國家，在宗教信仰上自然形成多數國家支持與同情敘國反對派(遜尼派)的主張，但同屬什葉派的伊朗必然會力挺巴沙爾政權。所以，敘利亞內戰問題演變成了整個伊斯蘭國家的宗教派系對立的戰場。

(二)「阿拉伯之春」運動與敘利亞內戰

2011年8月以降，敘國社會受「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的影響，在國內各大城市因

7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British petroleum, june 2016, p. 28, <<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2016/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6-full-report.pdf>>.

8 王寶龍，〈俄羅斯介入敘利亞戰爭的能源地緣政治因素〉，《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5月，頁94。

9 同上註。

10 "Syria,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2006,"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2-06/18/content_445852.htm>.

11 Eyal Zisser, "Who's Afraid of Syria Nationalism? Nation and State Identity in Syri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2, 2006, p. 179.

12 閻偉，〈美俄博弈下的敘利亞問題及其前景〉，《國際論壇》，2020年第4期，頁61-62。

民主運動掀起無數動亂，許多民眾及社群團體要求獨裁不民主的阿薩德政權下台，群眾的示威聲浪日益強烈，甚至出現反政府的武裝游擊組織，跟隨示威群眾對政府軍進行攻擊。至此之後，動亂從原本進行政治改革的和平抗議，逐漸轉變為暴力衝突。¹³巴沙爾為鞏固政權，下令以武力鎮壓作為回應，企圖以強制的軍事力量消除國內反對派的勢力，敘利亞的內戰終於在2012年夏季順勢爆發開來。從敘國內部的叛軍組織來看，彼等武裝團體的背後都有著西方國家及沙國等遜尼派國家的支持，他們的目的是要推翻阿薩德政權，重新建立一個以遜尼派為主導且為「親美」、「親沙國」的新政府。

2013年2月，在伊拉克北部的伊拉克反政府武裝團體，利用美國從伊拉克撤軍之際，以及敘利亞內戰爆發的空隙，乘勢崛起。該組織打著「聖戰」之名，¹⁴不斷地在伊拉克及敘利亞邊境地區招兵買馬、擴張地盤，意圖建立一個橫跨北非及中東地區的「哈里發國」，該組織之後改名為「伊斯蘭國」。¹⁵伊斯蘭國

全盛時期(2014-2016)所占領的地區包含了伊拉克北部和敘利亞逾半的領土，並滲入至黎巴嫩南部地區。¹⁶儘管「伊斯蘭國」建國的願景極具吸引力，但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與在統治區對待不同教派的殘暴手段，基本上已限制了該組織的發展空間。伊斯蘭國的統治手段更是無法贏得占領地區群眾的支持，¹⁷此舉注定該組織終將走上敗亡命運。

敘國內戰爆發的最初3年，阿薩德政權面對西方國家的打壓、孤立與包圍，內部又須應付伊斯蘭國及叛軍組織的作亂，其政權岌岌可危。2015年以後，阿薩德政權受到俄羅斯、伊朗及數個什葉派武裝團體的協助，敘利亞政府及其軍隊戰力不斷提升後，逐漸收復失土並陸續消滅各個叛軍組織，進而穩住了阿薩德的政權。2019年年初，「伊斯蘭國」遭到多國部隊的合力圍殲，最終走上滅亡之途。目前，敘國大部分地區(除了北部地區伊德利卜省的軍事衝突外)的動亂大致結束，敘國內戰已接近尾聲。

三、伊朗介入敘利亞戰爭的因素分析

13 陳能競、陳怡安，〈析論敘利亞內戰之「國際化」〉，《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6期，2018年6月，頁149。

14 伊斯蘭國的建國運動誕生於伊拉克，成長茁壯則是充分利用了敘利亞內戰。他們以伊拉克與敘利亞的遜尼派民族遭什葉派統治者的欺壓為號召，因而伊斯蘭國的革命運動的「聖戰」之名受到全球伊斯蘭世界宗教狂熱分子的支持，紛紛加入到伊斯蘭國的聖戰號召。See, Aaron Zelin, "The Massacre Strategy: Why ISIS Brags about Its Brutal Sectarian Murders," Politico, June 17, 2014,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he-massacre-strategy>>.

15 劉中民，〈伊斯蘭國的極端意識形態探析〉，《西亞非洲》，2016年第3，頁48。

16 〈伊朗宣布伊斯蘭國已遭殲滅是真的嗎？〉，《天下》，2017年11月21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6326>>。

17 Stephen M. Walt, "ISIS as Revolutionary States: New Twist on an Old Story," Foreign Affairs, Vol. 94, Iss. 6, pp45-46.

(一)伊、敘的歷史友誼

敘利亞是伊朗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盟友，兩國的友誼可追溯至上個世紀80年代的「兩伊戰爭」，伊朗與伊拉克的戰爭持續八年之久。其間，美國及沙國都支持伊拉克，希望藉由伊拉克作為代理人，一舉推翻柯梅尼領導的伊斯蘭什葉派政權。戰爭期間，伊朗受到美國的政治與經濟制裁，經歷了極為艱困的階段，期間敘利亞則是伊朗重要的經濟與軍事支柱，兩國從此建立深厚的兄弟情誼。

2012年敘利亞戰爭爆發，美國、西方國家和伊斯灣遜尼派國家不斷要求阿薩德總統下台，此時伊朗堅持反對外部勢力干涉敘利亞內部事務，且積極斡旋什葉派國家，介入並支持阿薩德政府。¹⁸由於伊朗因「核武問題」遭到美國及聯合國的制裁，經濟景況大受影響。但伊朗仍暗中運用政治、經濟及軍事力量援助敘利亞政府。例如2011年伊朗航空公司(Yas Air)一架飛往敘利亞的飛機，在飛經土耳其領空時被土國要求迫降受檢，土國政府從飛機中查獲並沒收了運載的自動步槍、火箭發射器和數量龐大的輕兵器等。¹⁹2012年3月伊朗航空公司向敘利亞直接運輸

了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人員，以及武器裝備，包括小型武器、彈藥、火箭、防空砲和迫擊砲彈等。²⁰敘國政府也承認和伊朗之間存在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而且這種交流在戰爭期間幫助阿薩德政權得以對抗各種壓力。²¹可見，伊朗與敘利亞什葉派政府的歷史情誼，為伊朗介入敘利亞戰爭的重要原因。

(二)提升在什葉派國家的戰略地位

敘利亞戰爭爆發以來，伊朗力挺同為什葉派的敘國政府軍，身為遜尼派之首的沙國則大力支持敘國內部的數個武裝團體。伊朗除了派遣伊朗革命衛隊赴敘參戰，還資助同為什葉派的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武裝部隊及巴勒斯坦的哈馬斯(Hamas)激進組織，作為奧援敘利亞政府軍的側翼。²²相對的，敘利亞內部數十個反抗軍團體(多為遜尼派)的背後，除了美國的軍事力量及資金支援外，沙國、埃及、其他遜尼派國家，甚至包括以色列都是反抗軍的重要資助者。²³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在敘國內戰中是以扶植代理人的方式，通過支持伊拉克什葉派勢力、敘利亞阿薩德政權、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與哈馬斯激進組織，逐漸地在中東地區形成以伊朗為中心的"什葉派新月形地帶"(又稱什葉派之

18 賡繼宏，〈敘利亞衝突中的伊朗因素〉(陝西：西北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頁19。

19 "Turkey Confiscates Weapons Aboard Iranian Plane Bound for Syria," The Middle East Reporter, March 23, 2011.

20 何志龍，〈論伊朗對敘利亞巴沙爾政權支持的原因及影響〉，《陝西師大學報》，第46卷第6期，2017年11月，頁147。

21 同上註。

22 Jubin M. Goodarzi, "Syria and Iran: Alliance Cooperation in a Changing Regional Environment," Ortadogu Etutleri, Vol. 4, No. 2, 2013, pp.49-50.

23 Karim Sadjadpour, "Iran's Unwavering Support to Assad's Syria,"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ugust 2013, <<http://www.ctc.usma.edu/posts/irans-unwavering-support-to-assads-syria>>.

弧)²⁴，抗衡以沙國為主的遜尼派國家。

(三)維護能源輸出的安全

伊朗的天然氣探明儲量居世界第一，石油儲量居世界第四，由於美國及聯合國的經濟制裁與石油禁運之措施，伊朗的能源出口量受到嚴重限制。然而，伊朗希望謀取更多的能源出口管道，以改善其困窘的經濟景況。敘利亞內戰爆發後，伊朗積極介入敘利亞內戰並堅定支持阿薩德政權，表面上看是伊斯蘭兩個主要派系的衝突，其實伊朗在敘利亞戰爭中的真正戰略目標是要讓其能源管道能通往地中海。²⁵為此，伊朗除介入敘利亞內戰支持阿薩德政府，同時也軍援黎巴嫩真主黨及巴勒斯坦哈馬斯武裝組織，都是為了實現能源輸出的目標。

實際上，伊朗介入敘利亞戰爭，確保阿薩德政權的鞏固，主要出於三個動因：第一、有助於打破西方國家和沙國為主的海灣國家組織對伊朗實施制裁和封鎖；第二、通過敘利亞連結黎巴嫩真主黨，以形成地區什葉派國家的同盟組織；第三、在能源方面為伊朗保留在地中海方向的重要出海通道，為

今後經由該通道向歐洲輸出油、氣，創造有利條件。²⁶沙國作為中東地區最大的遜尼派國家，沙國不可能袖手旁觀伊朗的企圖。敘利亞戰爭爆發後沙國急欲推翻阿薩德政權的重要動機，即是阻止伊朗通過能源通道向歐洲出口天然氣的計畫，遏止伊朗能源對外輸出的孔道。²⁷以沙國為主的遜尼派國家正力求把伊朗排擠出世界石油市場，使其喪失影響地區局勢的重要財政槓桿。不難發現，敘利亞戰爭中除了牽涉伊斯蘭內部兩大派系的爭鬥外，還有著濃厚的能源地緣政治的競爭色彩。²⁸

(四)建構區域大國地位

從國際權力結構的視角分析，大國追求權力、維護利益、控制地位的規則和方式，一直是國際舞台上大國博弈的戲碼。過程中，軍事力量大小及戰略的成功運用，始終是贏得大國地位和認同的主要方式。²⁹大國國際地位被承認，不僅有利於推展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也可因此而獲得安全感。反之，大國國際地位未被承認，則會激勵該國不斷地採取各種措施，設法提昇自身的國際

24 "什葉派新月形地帶"，又稱"什葉派走廊"或"什葉派之弧"，它是經過數十年什葉派與遜尼派鬥爭下，出現的什葉派國家聯盟。該月形是一條由黎巴嫩、敘利亞，伊朗再向南到伊拉克，再到波斯灣地區的卡達，再到阿拉伯半島最南部的葉門，對沙烏地阿拉伯形成弧線的包圍圈。詳閱，李德善，〈美國與伊朗在伊拉克的戰略競逐：到底誰佔上風？〉，《當代南亞與中東研究中心》，2019年3月6日，<https://cssamtw.wordpress.com/2019/03/06/>。

25 [美] 安尼·科林主編，裴文斌等譯，《21世紀能源安全挑戰》（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13年），頁97。

26 王寶龍，〈俄羅斯介入敘利亞戰爭的能源地緣政治因素〉，《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5月，頁94。

27 [俄] 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著，萬成才譯，《未來十年俄羅斯的周圍世界-梅普組合的全球戰略》（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年），頁160。

28 汪波、李立，〈中國地區當前的宗派地緣政治格局與衝突〉，《國際觀察》，2014年第3期，頁124-125。

29 理查德·內德·勒博著，陳定定等譯，《國家為何而戰？過去與未來的戰爭動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19。

地位。³⁰

基於上述大國地位建構可帶來的利益，分析伊朗介入敘國內戰的戰略思考。首先必須理解在伊朗的自我認知中，為阿拉伯世界的大國。然而，美國及西方國家更多地反對伊朗在中東地區興風作浪的氣勢，這種不對等的認知，激勵伊朗為了讓國際社會承認其為中東地區的大國地位，伊朗必須強勢干預中東地區國際社會中的若干事務。尤其，伊朗藉由介入敘利亞戰爭可強調其在中東地區是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尤其戰後的重建工作，以及如何擺平敘國內部各個不同政治與武裝團體的分歧意見，更需要伊朗繼續的介入。伊朗成功的在敘利亞戰爭中站穩地位，間接地獲得了伊斯蘭什葉派國家承認伊朗成為彼等國家的領導者，此舉有利於推動其與美國在國際議題上，增加伊朗的談判籌碼。

伊朗介入敘利亞戰爭中的策略與挑戰—地緣戰略的考量因素

地緣戰略著眼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國家利益的思考，進而制訂國家安全與對外政策的概念。伊朗在全球地緣戰略的位置，實為史派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邊緣地帶論》的重要位置。³¹史氏認為邊

緣地帶為陸權與海權之間廣大交匯的緩衝地區。只要海權國家藉其強大之海洋權力，再與邊緣地帶的兩棲能力相結合，即共同控制環繞心臟地帶的外圍海洋，此一位置是從非洲東岸-阿拉伯半島-印度半島的西岸，為強權國家必爭之地。³²

伊朗的地緣戰略位置位居歐亞非三大洲的交通要衝，是各種政治利益交匯之地，對任何大國欲謀求中東之利，必須優先考慮與處理的重要地域。依據邊緣地帶論，伊朗恰巧位居陸權與海權兩種地緣政治的中心位置。伊朗介入敘利亞戰爭的地緣戰略考量，可以從區域大國及世界大國的地緣戰略的利害關係分析，較能掌握伊朗地緣戰略的關鍵問題。

一、運用代理人戰爭阻止沙國、以色列與美國的滙聚

代理人戰爭在二戰以後逐漸盛行起來，在國際衝突中也成為一個新的現象。學者卡爾多伊奇(Karl Deutsch)認為，代理人戰爭是兩個國家在第三國領土上進行的國際衝突，他們都使用第三國的人力、資源及領土作為實現本國目標與戰略的手段。³³美、沙、伊朗在敘利亞內戰中，都是運用「代理人」戰略以牽制對方並從中謀取利益。

30 Xiaoyu Pu, Limited Rebranding: Status Signaling, Multiple Audiences, and the Incoherence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Ph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46-50.

31 廖舜右，「現實主義」，張亞中、張登及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四版)》(台北：五南，2018年)，頁61。

32 李文志，〈海陸爭霸下亞太戰略形勢發展與臺灣的安全戰略〉，《東吳政治學報》，第3期，2001年5月，<<https://web.archive.org/web/20050216095300/http://www.future-china.org.tw/fcn/ideas/fcs20010503.htm%E5%9C%B0%E7%B7%A3%E6%94%BF%E6%B2%BB>>

33 Karl W. Deutsch, "External Involvement in Internal Wars," in Harry Eckstein, ed., Internal War: Problems and Approach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p. 102.

伊朗的代理人戰爭是其中東地區，實踐大戰略作為的一部分，伊朗的代理人戰略是應對外部的戰略壓力及拓展戰略利益的工具。伊朗打造地區代理人用於對抗及掣肘地區挑戰其大國地位的對手。伊朗的代理人包括了三類：第一類為在波斯灣地區的伊拉克"人民動員部隊"，它的功能是用來牽制美國在伊拉克的駐軍。伊拉克人民動員部隊擁有14萬名成員，伊朗每月向伊拉克人民動員部隊提供價值75萬至300萬美元不等的裝備與資金援助。³⁴第二類為在阿拉伯半島南端的葉門胡塞組織(The Houthis movement)，該組織在伊朗的資助下成為對抗沙國的利器。伊朗通過海運輸出各式武器給胡塞組織，也向該組織提供資金等其他方面的援助，同時幫助胡塞組織提供軍事訓練、作戰技術和戰略顧問等。³⁵第三類則是在東地中海地區扶持黎巴嫩真主黨和巴勒斯坦的哈馬斯組織、伊斯蘭聖戰組織等，其功能是為了打擊以色列。³⁶敘利亞戰爭爆發，伊朗在地中海東岸的代理人，則增加了阿薩德政府及其軍隊，其功能則作為防止沙國、以色列的聯盟。

上述不同類型的伊朗代理人戰略，都是

為了牽制與打擊伊朗的宿敵沙國、美國及以色列，遏止美國在中東地緣政治版圖上的力量，建構出足以反制圍堵伊朗的聯盟體系。相對的，美國及沙國的代理人是伊拉克的庫德族及敘國國內反對阿薩德政府的叛軍組織，目標則為阻止伊朗在中東地區勢力的壯大。

二、俄、美的權力平衡有利伊朗地緣政治拓展

對伊朗而言，在敘利亞戰爭中選擇與俄羅斯合作的理由有二：首先，俄、伊兩國因有共同的政治目標-維繫阿薩德政權的鞏固，防止美國及沙國建立一個反俄及反伊的政府；其次，伊朗在波斯灣地區遭逢遜尼派國家的合圍，已陷入了孤立局面。因而介入敘利亞戰爭，軍援敘利亞阿薩德政府軍、葉門胡塞武裝組織、黎巴嫩真主黨、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等。³⁷可使敘利亞順利連接伊朗與中東什葉派國家，有利伊朗打造"什葉派新月地帶"的聯盟組織。³⁸

另外，在美國主導下，沙國已成為遜尼派國家(埃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曼、約旦、巴林、...)對抗伊朗的領袖。俄、伊若能

34 2014年當伊斯蘭國在伊拉克與敘利亞大舉攻城掠地之時，伊朗在什葉派團體中大力鼓吹組建什葉派民兵團體-伊拉克"人民動員部隊"，該支部隊成為消滅伊斯蘭國的重要骨幹。嗣後，"人民動員部隊"成為伊朗為牽制與打擊美軍駐伊拉克部隊的重要代理人。參見Nicolas A. Heras, "A History of Quds Force Proxy-Shaping in Iraq," Iraq's Fifth Column: Iran's Proxy Network, Middle East Institute, October 1, 2017, p. 7, <http://www.nei.ed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PP2_Heras_IraqCT_0.pdf>.

35 李亞男，〈胡塞武裝會成為"也門版真主黨"嗎？〉，《世界知識》，2017年第12期，頁35。

36 陳翔、申亞娟，〈伊朗介入中東地區事務的動力及限度〉，《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1期，頁48。

37 Dore Gold, "Introduction," Iran, Hizbullah, Hamas and The Global Jihad: A New Conflict Paradigm for the West (Jerusalem: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2007), pp. 7-9.

38 方堃，〈從敘利亞危機看俄羅斯與伊朗的複雜關係〉，《吉寧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2019年5月，頁54。

確保敘利亞阿薩德政權，有利於牽制美國及沙國，並形成以「俄羅斯-伊朗-敘利亞-什葉派國家」對抗「美國-沙國-遜尼派國家」的局面。簡言之，俄、伊都支持阿薩德政權，易形成波斯灣以北的地區的什葉派國家聯盟，共同對抗波斯灣以南的遜尼派國家的地緣政治格局。上述地緣戰略格局若能形成，有利於伊朗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拓展。

三、降低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自從本世紀初期，伊朗最初被美國及聯合國發現正在發展核子武器以來，美國即對伊朗實施嚴厲的經濟制裁。歐巴馬(Obama)政府時期，美國為降低伊朗核武發展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聯合了安理會所有常任理事國及德國與伊朗簽署了「伊朗核武協議」，並以解除部分的經濟制裁，作為交換停止發展核武為條件，伊朗核武發展似乎受到限制。

然而，2018年川普政府不僅退出2015年與六國共同簽訂的「伊核協定」，更採取強硬的「極限施壓」策略，以逼迫伊朗就範。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中東的盟友以色列、沙國等，希望美國能主動出兵打壓伊朗，一舉摧毀伊朗的核能設施。相對的，伊朗為降低美國對其封鎖的制裁壓力，積極尋求與美國以外的大國交好，例如與歐洲重要國家德國、法國及周邊的印度、日本、俄羅斯、中國等交往，希望以此抵消與美國的敵對關係，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四、伊朗介入敘利亞戰爭的挑戰

(一)俄羅斯對伊朗的政治態度存有戒心

俄羅斯幫助敘利亞阿薩德政府軍對抗叛軍組織，主要是為維護俄國本身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利益，尤其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海軍基地是俄國在此地區的重要據點。³⁹阿薩德政權一旦不保，俄羅斯將失去在地中海地區的地盤，將直接面臨歐洲及美國的軍事威脅。俄羅斯介入敘利亞戰事主要是維護本身勢力及地緣政治利益。對俄羅斯而言，敘利亞是俄國在中東地區唯一的「夥伴」國家，選擇支持阿薩德政權，可鞏固俄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與維護其經濟利益。

但是，俄羅斯並非伊斯蘭國家且在歷史淵源上比不上敘利亞與伊朗的情誼。俄國擔心伊朗趁敘利亞危機趁勢壯大，威脅俄國在敘利亞的政治布局。因為，敘利亞戰事結束後，很可能由俄羅斯主導戰後的重建，屆時俄羅斯不希望見到伊朗插手敘國內政。可見，俄國要在中東地區逐步擴展政治影響，首先就要減少伊朗對阿薩德政府決策的影響力，也要迫使以伊朗為主導的黎巴嫩真主黨也得撤出敘利亞，才有利於俄羅斯勢力的發展。

從地緣政治的觀點分析，伊朗與俄羅斯合作介入敘利亞戰爭，可壯大什葉派國家的勢力範圍，但在俄羅斯同盟的組織政治範圍中，俄伊之間又存在著利益難以調合的矛盾。例如，在敘利亞戰爭中，俄羅斯一方面與伊朗和伊拉克什葉派國家成立情報合作

39 〈俄羅斯與敘利亞之一：塔爾圖斯對俄羅斯軍事的重要性在哪裡？〉，《每日頭條》，2018年3月11日，<https://kknews.cc/zh-tw/world/rp233nx.html>。

中心，另一方面俄國也與以色列建立協調機制，發展一定程度的友好合作關係。不僅如此，俄國對戰爭期間對於以色列空襲伊朗在敘國的基地，採取了默認態度。⁴⁰由此可看出，俄羅斯與伊朗之間的關係，存在著不少的矛盾與挑戰。

此外，俄羅斯也是一個生產天然氣的能源大國，能源被俄羅斯視為使用非軍事手段，彰顯國家實力的有力支撐。俄國天然氣主要的銷售對象為歐洲國家且在歐洲市場占據壟斷地位。⁴¹一旦伊朗或其他中東地區國家的天然氣管，經由敘利亞-地中海將天然氣銷往歐洲，必然會衝擊俄羅斯在歐洲天然氣的市場。

所以，俄羅斯和伊朗在敘利亞危機中建立的合作關係是一種包括經濟利益、政治利益、能源地緣利益等各種因素所構成的複雜網路，彼此間存在極大的競爭、合作與矛盾的關係。

(二)代理人戰爭的風險

伊朗與沙國在敘國戰爭中都有各自的代理人，代理人戰略的遂行牽涉到指使方與代理方的利害關係，代理關係並非是完整無缺的，其中利益是否一致及代理方自主性的強弱與否，都會影響著彼此間的關係能否持續。例如在敘國內戰中黎巴嫩的政治立場，會依據國內政黨政治的變化及真主黨勢力的

消漲，以及考量地區強權在地緣政治競爭的變化，從自身利益出發作出對外政策的調整，因而有時黎國會偏重沙國，時而又會偏重伊朗，⁴²無形中黎巴嫩政府(不包含真主黨)在敘國內戰中採取平衡戰略，以免遭受到另一方強權的迫害。

伊朗未來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前景

一、如何與美、俄、土維繫權力平衡的關係

伊朗目前在敘利亞仍派遣了8.2萬名士兵，在敘國境內保留了11個軍事基地，在敘利亞境內的阿勒坡(Aleppo)、霍姆斯(Emesa)和代爾祖爾(Ter Zor)等省有9個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武裝的軍事基地，其中有2個基地位於緊鄰以色列的戈蘭高地。此外，真主黨至少有1萬名戰士駐紮在戈蘭高地。⁴³什葉派力量不斷的增強，象徵著伊朗及其代理人在敘利亞勢力不斷擴大。對美國、以色列、沙國看來，都是一種會立即形成威脅的軍事部署。

敘國內戰期間，伊朗為力挺阿薩德政權，除了派遣伊朗革命衛隊赴敘參戰，並將逮滯留在伊朗的阿富汗非法移民，送往敘利亞當內戰的前線戰士。同時，還資助黎巴嫩的真主黨武裝部隊，作為奧援敘利亞政府軍的側翼。⁴⁴相對的，敘利亞內部數百個反抗軍團體(多為遜尼派)的背後，除了美國的軍事

40 同上註，頁55。

41 Tatiana M. Itova, "The New Russian Gas Export Strategy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in Manfred Hafner and Simone Tagliapietra, eds. *The European Gas Marke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218.

42 冀開運，《伊朗發展報告(2015-201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頁167。

43 田文林，《伊朗與以色列對抗的根源及前景》，《當代世界》(北京)，2018年8月，頁57。

力量及資金支援外，同為遜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甚至包括以色列都是反抗軍的重要資助者。⁴⁵在美國與俄羅斯介入敘利亞內戰的發展下，美、俄地緣政治博弈的緊張情勢不斷上升。⁴⁶

土耳其是最早介入敘利亞內戰，並且以支持叛軍反對阿薩德政權的國家。但是，在俄羅斯與伊朗的協助下阿薩德的政府軍節節勝利，目前敘國的叛軍組織已戰敗，散居藏在敘利亞北部的伊德利卜省。不可否認，土耳其在敘國的代理人戰略並未成功。⁴⁷雖然，2019年在敘北伊德利卜省的衝突中，土耳其獲得俄羅斯及敘利亞的默許，在敘北地區與土耳其緊鄰的地區建立緩衝帶，並經由土、俄、庫德族等多個武裝團體(國家)共同執行聯合巡邏任務。表面上土國獲得敘北大片土地，控制敘、土兩國庫德族對土國安全

的威脅，但在敘利亞戰後的重建，土耳其恐難分得好處。⁴⁸未來，敘利亞伊德利卜省的衝突，仍將是多國勢力介入的代理人戰爭模式。土-敘及土-俄間的衝突將無法避免。⁴⁹綜言之，敘利亞戰爭本身就是什葉派/遜尼派、以色列/伊朗、土耳其/沙國、美國/俄國之間的相互鬥爭，各組的鬥爭彼此間又有著相互交雜著利害與衝突關係。伊朗夾在美、俄、土之間，實難與上述國家維持權力平衡的關係。

二、伊朗核武發展的安全困境

2015年伊朗與六國(美、英、法、中、俄、德)達成的「伊核協議」，⁵⁰伊朗答應削減大部分濃縮鈾，以換取解除石油禁運與經濟制裁，但是該協議仍讓伊朗保留核研發能力。⁵¹2018年5月，川普政府單方面廢除伊朗核協議後，伊朗於2018年6月重啟核材料的研

44 Jubin M. Goodarzi, "Syria and Iran: Alliance Cooperation in a Changing Regional Environment," Ortadogu Etutleri, Vol. 4, No 2(2013), pp. 49-50.

45 Karim Sadjadpour, "Iran's Unwavering Support to Assad's Syria,"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ugust, 2013, < <http://www.ctc.usma.edu/posts/irans-unwavering-support-to-assads-syria> > .

46 張育軒，〈書評-中東大衝突：伊斯蘭內鬥的核心與迷思〉，《說書》，2017年6月6日，< <https://sobooks.tw/conflict-in-middle-east/> > 。

47 "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S. Response," CRS Report, February, 12, 2020, pp. 32-33.

48 俄羅斯和土耳其在敘土交界的科巴尼(Kobani)、代爾巴西耶(Darbasiyah)、魯梅蘭(Rumaylan)附近巡邏，俄羅斯和敘利亞政府軍在北部的泰勒塔米爾(Tall Tamr)巡邏，美國與庫德族人在敘利亞東北部與伊拉克接壤地區巡邏。See, "Russia Expands Air Presence in Northeast Syria," November 20, 2019, < 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sites/default/files/18%20NOV%20Northeast%20Syria%Joint%20Patrol%20Routes_2.jpg > .

49 閻偉，〈美俄博弈下的敘利亞問題及其前景〉，《國際論壇》，2020年第4期，頁72。

50 〈五常加一國家與伊朗達成核問題框架協議〉，《美國之音》，2015年4月2日，< <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cantonese-news-ry-iran-nuclear-talks-agreement-0402-2015-ry/2704472.html> > 。

51 依據〈伊朗核協議〉，伊朗同意停止提煉濃度百分之三以上的濃縮鈾，停止建造新提煉設施，現有的提煉設施大部分會關閉，或者改建為研究和訓練中心。伊朗同意給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人員進入所有核設施，監察協議落實情況。當所有承諾落實後，歐盟和美國將會撤銷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參見，〈核談大突破伊朗同意大幅減〉，《自由時報》，2015年4月4日，版A1。

發，以增強其濃縮鈾的豐度。⁵²歷經兩年，伊朗的核武研發能力又向前推進一步，德黑蘭政府於2021年4月16日宣布，伊朗開始將濃縮鈾豐度提高到60%。雖然，伊朗核能的豐度水準距離核武器級還有一段差距，但此時期伊朗的核能力已是有史以來提煉最高豐度的濃縮鈾。⁵³

從伊朗提高鈾濃縮豐度的意圖可知，伊朗只有擁有核武才能抵禦美國對伊朗的武力威脅與經濟制裁，伊朗高層將「擁核」視為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強伊斯蘭政權的凝聚力，以及確立在伊斯蘭世界領導地位的必然之路。因為，伊朗若能掌握核能力，勢必能擠入世界大國的行列，所以伊朗矢志要提升軍力及擁有核武能力。面對伊朗的核能發展，以色列則無法容忍，因為「伊朗擁核」與以色列追求「絕對安全」，呈現尖銳的軍事對立。同樣的，伊朗的核武一旦建構成功，沙國也同樣會出現不安情勢，中東強權國家的核武競賽，將勢所難免。

三、增強伊朗在中東地緣政治的重要性

敘利亞戰爭期間，伊朗對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支持，使得伊-敘關係愈加緊密。敘利亞是伊朗用以對付美、以聯盟的樞紐，更是所謂什葉派新月形國家的核心。伊朗通過

什葉派的宗教信仰、意識文化，影響著伊拉克和波斯灣國家的什葉派的穆斯林民族。雖然，波斯灣國家的執政者並非都是什葉派，即使是什葉派國家(例如伊拉克)也不像敘利亞具有「抗美」、「反沙」的堅強立場。對伊朗而言，中東的任何國家都不能取代敘利亞在伊朗地緣戰略中的位置。⁵⁴因而在宗教、文化、軍事、經濟、能源上的拓展，敘利亞對伊朗而言都為關鍵地位，伊朗與阿薩德派政權可謂是唇亡齒寒的關係。伊朗介入敘利亞戰爭，實乃地緣政治戰略競爭下的必然選擇。

結 論

美國學者布里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著作《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一書，提出對美國政府的一項嚴厲警告。美國無論如何不能讓中國、俄羅斯和伊朗走在一起，不能同時與三者為敵。⁵⁵布里津斯基是從全球地緣政治的陸權論來看美國的威脅，因為中共、俄羅斯及伊朗都是陸上強權國家，三者結盟將在歐亞大陸形成新型態的霸權聯盟。他認為美國只要處理好與三者的關係，就能維持對歐亞大陸的控制，就能保持對世界的統治力。⁵⁶

52 〈伊朗準備打破濃縮鈾限制抗衡制裁 後果可能多嚴重〉，《BBC中文網》，2019年7月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8902384>〉。

53 〈伊朗據稱將濃縮鈾豐度升至60% 伊核協議簽約國表擔憂〉，《美國之音》，2021年4月17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Iran-starts-enriching-uranium-to-60-its-highest-level-ever-20210416/5855891.html>〉。

54 何志龍，〈論伊朗對敘利亞巴沙爾政權支持的原因及影響〉，《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頁151。

55 布里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林添貴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台北：立緒出版社，1999年7月)，頁67。

然而，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美國積極拉攏盟友圍堵中共，並將中共視為主要的競爭對手，⁵⁷白宮同時又將俄羅斯視為主要敵人，拜登甚至批評普亭總統為「劊子手」。⁵⁸美國打壓中共及俄羅斯的作為，讓中、俄深感威脅，反而增強彼此間的緊密合作。敘利亞戰爭雖然結束，美國對中東地區的政治操作仍然運用「離岸平衡者」策略⁵⁹；扶植以色列與沙國成為美國的代理人，藉此打壓伊朗核武發展與遏止伊朗勢力的擴張。美、沙的作為讓伊朗愈發覺得必須與中、俄結合，才為上策。近期，中共與伊朗簽訂一項25年4,000億美元的合約，內容包括銀行、電信、港口、鐵路、醫療保健和信息技術在內的數十個領域的投資，作為交換中共將獲得穩定的伊朗石油供應。⁶⁰另外俄羅斯為對抗美國及北約國家的圍堵，也在東歐與烏克蘭東部地區製造爭端，同時又與土耳其達成對敘北地區的軍事協定，都可看出美國的作為已讓中、俄、伊三國的關係，愈走愈近。

國際關係學者墨爾斯海墨(John

Mearsheimer)認為，國家必須不斷追求權力才能確保本國安全。⁶¹這種論述非常適用於美、俄、伊朗等具有軍事實力的大國，彼等國家之間的權力追求，仍屬於零和的遊戲。學者傑維斯(Robert Jervis)認為，中東地區國家即使不斷追求權力，安全仍然無法獲得保障。⁶²因為，彼此間極容易出現「安全困境」與相互矛盾的關係，例如俄、伊積極介入敘利亞內戰，主因彼此都需要敘利亞，才能在中東地緣戰略的發展較為有利。俄、伊之間雖仍有競爭與合作的矛盾關係，但為了「反美」之目的，俄、伊的合作向度仍大於競爭關係。尤其，敘-伊的聯盟關係勢必繼續影響中東地區地緣戰略的格局，甚至影響著美、中、俄等大國的權力變化，實值深入研究。

作者簡介

胡敏遠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56 同上註。

57 〈拜登高舉多邊主義旗幟 頻繁聯絡盟友圍堵中國〉，《自由亞洲電台》，2021年2月19日，〈<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us-curb-02192021071420.html>〉。

58 〈拜登：蒲亭是劊子手 他將為干預美大選付出代價〉，《中央通訊社》，2021年3月17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103170383.aspx>〉。

59 「離岸平衡者策略」為強權國家以培養其盟邦或一個武裝團體，作為強權國的代理人，對抗崛起的或潛伏的敵人，強權則居於幕後以操控代理人的政治行為。See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chap. 7.

60 〈中國與伊朗簽署25年合作協議，價值4000億美元〉，《紐約時報中文網》，2021年3月29日，〈<https://cn.nytimes.com/world/20210329/china-iran-deal/zh-hant/>〉。

6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p.3.

62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p.183-184.